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負曝閒談  
第十三回 講哲學妓院逞豪談 讀薦書寓齋會奇客

卻說殷必佑跟了單幼仁在窯子裡吃酒，看見那個戴拿破侖帽子的人上來之後，也不和單幼仁打恭作揖，只用一隻手在耳朵旁邊一揚，單幼仁也照他這麼回了一個禮。單幼仁當下臉朝著殷必佑道：「這位姓李，名平等，是國民會的接待員。」殷必佑道聲「久仰！」李平等卻一聲兒不言語。單幼仁又臉朝著李平等道：「這位姓殷，名必佑，乃是敝同窗，人極開通。李兄和他談談，便知分曉。」李平等這才過來和殷必佑握了一握手。彼此坐下，正待開言。樓下烏龜一疊連聲的喊著：「客人來！」單幼仁忙巴著門簾一望，說：「原來是鷺公到了。」所謂鷺公的，穿得也還體面，只是戴著一頂凹頂的灰色窄邊帽。

殷必佑到底見多識廣，知道這個帽子名叫盧梭帽。鷺公之後，繼之者還有兩三人，一色芝麻呢衣服，也有戴著金絲眼鏡的，也有吸著雪茄煙、紙捲煙的；另外還有一個清瘦老頭兒，撇著幾根鼠須，穿著斜紋布袍子，天青哈拉呢對襟馬褂。單幼仁忙著跟殷必佑通名道姓：鷺公姓陸，後面的一個叫做王開化，一個叫作沈自由，清瘦老頭兒叫做陳鐵血。殷必佑也無暇問他們幹什麼的，看上去大約都是同志。

單幼仁一數，連自己已經有了七個人，一面招呼他們吃茶抽煙，一面便吩咐擺席。娘姨答應下去，就有幾個笨漢，上來搬開椅凳，端上果碟。調排停當了，然後安放杯筷以及四個大葷盆，另外還有甜食蜜餞。殷必佑一一都看在眼裡。單幼仁見諸事妥貼，便請諸位叫局。李平等興高采烈，首先叫了兩個。

此外也有叫一個的，也有一個不叫的。單幼仁又和殷必佑代叫了一個，叫什麼花月紅，說是個清信人，將來只要開銷半塊洋錢就是了。殷必佑自是樂於從事。坐定了，信人上來斟過一巡酒，大家舉杯向單幼仁道謝。單幼仁舉筷讓菜。不消片刻，這些盆子早如風捲殘雲。烏龜把雞、魚、鴨、肉一樣一樣的端上來。眾人放量飽餐過了，然後談鋒四出，滿室轟然。只有陳鐵血一人甚是沉靜，低眉合目，就如廟中塑的菩薩一般。殷必佑是初次上這種演說壇，生怕說錯了話被人恥笑，只得唯唯而已。

就中以李平等最為激烈，講了半天的時事，論到官場，看他眉毛一揚，胸脯一挺，提著正宮調的喉嚨道：「列位要曉得，官是捐來的，升遷調補是拿著賄賂買來的。就以科甲一途而論，鼎甲翰林是用時文小楷換來的，尚書宰相是把年紀資格熬出來的。大家下了實在的本錢，實在的功夫，然後才有這麼一日。」

什麼叫做君恩？什麼叫做國恩？他既沒有好處給人家，人家哪裡有好心對他，無怪乎要革起命來！」這話沒有說完，眾人一齊拍手，就和八面春雷一樣。殷必佑再拿眼睛去看陳鐵血，見他也在那裡點頭播腦。

眾人亂了一陣，才聽見陳鐵血開口，一口的杭州土白，他說得越清楚，大眾聽得越糊塗。只聽他一字一板的說道：「泰西哲學家說的，一個人有兩個公共心。這兩個公共心裡面，要分出四派。」剛剛說到這裡，一個信人婷婷裊裊的走將進來，在他肩上一拍道：「耐做舍介，實梗噯哩咕嚕？」陳鐵血吃了一驚，回頭一看原來是他的相好，嘻開嘴笑了一笑，就不往下講了。大眾也哄然道：「林先生來了！林先生來了！」殷必佑就扯了單幼仁一把，問他：「誰人叫做林先生？」單幼仁低低地告訴他道：「就是陳鐵血的相好了，叫做林新寶。」殷必佑方才明白。

一轉眼粉白黛綠蟬聯而至，這些人卻丟了高談闊論，一個個別轉頭去喁喁私語起來。單幼仁見此光景，忍不住高聲嚷道：

「我有一首詩在這裡，諸公願聞否？」李平等首先答道：「洗耳恭聽。」單幼仁道：「同席久不見，渴想諸公面。」陸鷺公岔嘴道：「既說是同席，又說是久不見，這不是自相矛盾麼？」

單幼仁道：「莫慌，莫慌！底下還有兩句，你聽了方知其妙。」

於是乎王開化、沈自由都催他快說。單幼仁又念道：「而今始得之，只有一條辦！」大眾方知道是譏諷他們的，便止不住哈哈大笑起來。鬧了一會，烏龜端上乾稀飯，大眾隨意用了，漸漸散去。只是殷必佑叫的那個局，始終不曾來。單幼仁一疊連聲叫去催，殷必佑忙攔道：「不必，不必。」單幼仁方才罷了。

看看時候已是亥正。單幼仁在腰裡摸出了四塊下腳，同著殷必佑走出了弄堂，叫了兩部東洋車，自回學堂不表。

且說這陳鐵血原是浙江省金華縣人氏，祖上也是世代書香。

他老人家是個飽學秀才，七上鄉闈，文章憎命，遂改學了幕道。

出手之後，就在錢塘縣衙門裡處館。及至生了陳鐵血，自幼叫他用功唸書，十三歲上擷了洋芹，一時有神童之目。及至鄉試，竟步了他老人家的後塵，兩次名落孫山，心上十分著惱。剛巧那年七月，朝廷下詔維新，飭各省督撫設立學堂，培養人才，將來好為國家所用。他有個母舅，是個舉人，文學兼優，聞名遠近，學堂總辦以重禮聘為教習。陳鐵血得了這個信息，一想自己功不成名不就，倒不如走了這條捷徑，也可以圖個出身。當下寫封信給他母舅，訴明來意。他母舅平日也把他十分器重，見了信自然答應。把他帶進學堂之後，先給他在帳房裡位置一席。

這陳鐵血天資又好，記性又高，不過跟著洋文教習念念什麼珀拉瑪、福斯乎禮特、色根乎禮特。久之又久，頗能貫通。

他母舅又檢些新書，叫他閱看，因此學問一日深一日，見識一日高一日，竟成了一個中西一貫的人才才。那年上海創辦民立學堂，遍地皆是，就有人慕名來請。陳鐵血一想：「混在杭州城裡，一萬年也不會有什麼機緣。上海是通商口岸，地大物博。

況且又有租界，有什麼事，可以受外人保護的。」主意拿定，便向他母舅說知一切，他母舅也無所不可。

陳鐵血收拾收拾，到了上海。那個學堂叫做蒙養書院，學生都是小孩子，程度尚淺，用不著高等學問，隨隨便便教些粗淺功夫。過了半年，誰知這開學堂的因為經費支絀，就此停辦。

陳鐵血失了館地，弄得進退兩難。幸虧有個朋友，叫做張東海，在大馬路開了一所翻譯新書局，請他暫時住下，幫他翻譯翻譯，每月送他五十金的束脩。陳鐵血這才安心樂意，住在上海。

卻說上海那些維新黨，看看外國一日強似一日，中國一日弱似一日，不由他不腦氣掣動，血脈憤張，拼著下些預備功夫，要在天演物競的界上，立個基礎。又為著中國政府事事壓制，動不動便說他們是亂黨，是莠民。請教列位，這些在新空氣裡涵養過來的人，如何肯受這般惡氣？有的著書立說指斥政府，唾罵官場；又靠著上海租界外人保護之權，無論什麼人奈何他們不得，因此他們的膽量漸漸的大了，氣傲漸漸的高了。又在一個花園裡，設了一個演說壇，每逢禮拜，總要到那演說壇裡去演說。陳鐵血局裡的同事，大半是自命為未來主人翁的，俗語說的好：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」就以陳鐵血這樣的矜平躁釋，也要被他們鼓動起來，其餘初出茅廬的少年子弟，是更不用說了。陳鐵血與單幼仁本不認識，因得張東海介紹，說單幼仁雖然是紈袴子弟，卻有愛國的精神，彼此相與起來，卻還投合。不過單幼仁有少年盛氣的樣子，陳鐵血有老成持重的派頭，這個裡頭不免分些界限。

這日陳鐵血赴單幼仁之宴而回，到得局中上了樓，開了房門，點上一盞洋燈，檢得一張剛才送來的《文匯西報》正待細看，忽然茶房送上一封信，說是傍晚時候有個人自己送來的。

陳鐵血拈在手中，只見信面上寫著「陳鐵血君啟」，下署著「鹿原」二字。便沉吟道：「這好像是日本人的名字。」拆開之後，忽然掉下一張白紙的名片來，名片上印著黃明，角上一行是個什麼大學堂政治科卒業生。再看那信時，原來日本東京勸志社總理鹿原中島寫來的。中言「現有敝社運動員黃子文名明，因回國運動政府，久慕先生人品，乞書以為介紹。」那些話頭。

陳鐵血把信和名片擱在一邊，重複將《文匯西報》看完，鍾上已經敲十二下了，收拾安睡。

次日還沒起身下樓，聽得下面有人喊：「鐵公，鐵公！」